

# 方寸人生



ISBN 978-7-227-02043-1



9 787227 020431 >

定价：47.80元(上下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寸人生/高树榆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7-227-02043-1

I. 方…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2678 号

---

**方寸人生 (上)**

高树榆 著

---

责任编辑 李秀琴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开 本 710mm×960mm 1/16  
印 张 24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2043-1  
定 价 47.80 元 (上、下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1. 1992 · 香港  
    编号 248 的邮票, 拍卖底价 150 万港元。 ..... (1)
2. 1945 · 重庆  
    国父的头像怎么是倒着的? ..... (6)
3. 1945 · 重庆  
    用两本邮集换这一版邮票如何? ..... (12)
4. 1945 · 重庆  
    一整套大龙邮票转眼之间不见了。 ..... (18)
5. 1992 · 台北  
    他呼唤着“二元倒”又一次昏厥了过去。 ..... (25)
6. 1992 · 台北  
    他抱着舍命不舍财的决心, 拼死护着镜框。 ..... (31)
7. 1946 · 重庆  
    叶氏父女又要打郑朴之的主意。 ..... (40)
8. 1946 · 上海  
    纽约钞票公司的副总裁住进了国际饭店。 ..... (47)

9. 1946 · 上海

我的儿子是集邮爱好者,这比什么都重要。…………… (54)

10. 1946 · 上海

只听咔嚓一声,保险柜的门被打开了。…………… (60)

11. 1946 · 上海

他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 (66)

12. 1946 · 上海

失窃的夜晚,他与她完成了灵与肉的结合。…………… (72)

13. 1946 · 上海

黄金荣的一句话给叶纳斯判了死刑。…………… (80)

14. 1946 · 上海

她去城隍庙请来了一尊观世音菩萨。…………… (87)

15. 1946 · 上海

离开上海的前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93)

16. 1946 · 上海

她把邮票揣入怀中如同揣上了护身符。…………… (100)

17. 1948 · 天津

杨先生为了护住邮票差点儿把命搭上。…………… (107)

18. 1948 · 天津

他一见买主如同遭了雷击电打扭头就跑。…………… (113)

19. 1948 · 天津

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回来比什么都好。…………… (122)

20. 1948 · 天津

炮声正告着人们,这是一次生离死别。…………… (127)

**21. 1953 · 朝鲜**

在朝鲜前线停火的夜晚,他思念远方的亲人。…………… (133)

**22. 1953 · 北京**

命运的安排往往比文人的想像更令人惊奇。…………… (142)

**23. 1953 · 天津**

一封香港来信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148)

**24. 1953 · 天津**

杨先生把平安邮票社改成了五星文具店。…………… (154)

**25. 1955 · 北京**

他毫不犹豫地 from 十七孔桥上纵身一跃跳进水中。…………… (160)

**26. 1955 · 北京**

他毫无顾忌地吻住了对方灼热滚烫的嘴唇。…………… (167)

**27. 1955 · 天津**

在这充满欢乐的饭桌上,石洁却有种不祥的预感。…………… (173)

**28. 1955 · 天津**

他的灵魂深处有一个秘密,那就是他所收藏的邮票。…………… (179)

## 1. 1992 · 香港

编号 248 的邮票，拍卖底价 150 万港元。

九月的香港，炎热潮湿，台风不断。今年第 14 号台风刚刚过去，第 15 号更大的台风又在菲律宾以东的洋面上形成，预计今天傍晚在港岛登陆。

下午四五点钟，街道上的车流、人流显得格外匆忙，人们似乎在与台风赛跑，都想尽快到达目的地。与这些穿梭般的路人相比，郑哲夫显得很有自信，并不因为听到了台风预报而手忙脚乱，仍然很从容地处理完公司的业务才乘车回家。

他是个普普通通的商人，准确地说，是个拥有中等资产，在香港随处都可以碰到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司老板。他的身材中等偏高，除了肚子有些发福，头发日渐稀疏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年已花甲的哲夫，本来已无须再为生计奔波，但劳碌了一生，精力仍很旺盛的他不大愿意当寓公，更不愿意步入老人的行列，因此每当有人尊称他“郑老”时，心里格外反感，远不如叫他的名字来得舒服。

晚饭过后，华灯初上，预报的台风尚未到达，恼人的热浪却滚滚而来。好在哲夫对这些并不在意，他照例呆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品茶读报，处理来往的信件。今天的邮件很少，几封来信和两种杂志全是妻子的，属于他的只有一份香港太古佳士得寄来的邮品拍卖目录，这多少让他有些扫兴。

正当他毫不留心地剪开纸袋时，一道蓝光犹如天外的闪电，一下子就击中了他的心房。

“是它吗？真的会是它吗？”

哲夫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连忙用洁净的绵纸擦了擦老花眼镜片，重新观看拍卖目录封面上那组十枚相连的邮票：天蓝色的边框，二元的面额，倒印的孙中山先生头像，旁边还印有一排醒目的大字：“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公开拍卖。”

“就是它，就是它！”

这正是他寻觅已久的珍邮，千真万确，它终于出现了。突然到来的惊喜，使他兴奋得像个孩子。他边跑边叫，手捧着拍卖目录几步就闯进了妻子的房间。

“石洁，你看！这是什么？”

“二元倒？”

“对，二元倒。”

“啊！太好了，太好了。”

按照目录的提示，石洁很快就找到了有关这组邮票的拍卖说明。编号248的邮票，拍卖底价一百五十万港元，拍卖日期为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哲夫，你看底价了没有？”

“多少？”

“一百五十万港币。”

“啊！这么多。”

“底价一百五十万，竟叫起来怕要到三百万呢！”

“是啊，还要付百分之十的佣金。”

“九月三十日拍卖，只有短短的十天了。”

哲夫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他那激动的心情已经平静了许多。他把目录的正文又仔细看了一遍，底价一百五十万元没有错，在十五之后是五个零。另外，目录上好像还有几段说明文字，介绍“二元倒”的来历以及它被列为“民国四珍”，是非常名贵的错体票云云。对于最早发现它并长期拥有这些邮票的郑哲夫来说，那些用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编纂起来的文字说明，其实并说明不了什么。他如今感兴趣并需要思考的是太古佳士得，是拍卖大厅，是一百五十万元的底价……

佳士得国际拍卖公司是世界拍卖业的巨子。中国清朝乾隆三十年，也就是一七六五年的十二月五日，英国的詹姆斯·佳士得先生在伦敦举行了首次拍卖会。此后，拍价落槌的方式成了买卖艺术品、古董、珠宝乃至房地产以及各种器物最公信的方式。佳士得在国际上享有声誉，一九九〇年，它曾以八千二百五十万美元拍卖了艺术大师梵高的一幅名画，创下了艺术品拍卖的记录。

邮品拍卖，古已有之。早在一八六五年，也就是邮票发行二十五年之后的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法国巴黎德鲁奥特饭店即举行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拍卖活动。中国的邮票拍卖虽然到了一九一七年才在上海鲁意斯摩洋行由英国邮商品斯首次进行，但此后的邮品拍卖活动却日益兴盛。就以“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为例，一九九〇年十月九日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一个上下双连，底价二十六万港元，最终以三十五万二千港元拍出。如今，事隔两年，太古佳士得又发布了拍卖公告，而底价竟高达一百五十万……

两年前的往事，哲夫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是中秋节后的一个星期二，天气闷热难挡。在激战的前夜，他一直处于激动



兴奋之中难以入睡。周二的清晨，他像是新战士要入伍或是小学生要入校那样，一大早就洗漱完毕，正襟危坐，满脸肃穆，整装待发，大有壮士出征，去而不返的悲壮气势。那天早上，妻子也很少说话，无言地为他安排早餐，准备随身的衣物。九点，他准时出门，但就在这时细心的妻子却叫住了他，盯着他那条黑色的领带出神。

“等等，我给你换一条领带。”

“怎么？这条不是挺好吗？”

妻子全然不顾他说些什么，果断地摘下了那条崭新的黑色领带，给他换上了一条半新半旧的金色领带才送他出门……

秋季拍卖是场重头戏，不仅投拍的艺术品、古董、邮品质量高，数量多，而且前来参与竞拍的中外人士也格外踊跃。当拍到“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上下双连票时已近中午，由于竞相叫价拍卖大厅里又掀起了一个高潮。从二十六万元起叫，到三十万元时只剩下了三家，一位是从美国加州飞来的浓装艳抹不懂中文的女士，一位是从台湾宝岛赶来的衣冠楚楚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男子，再一位就是郑哲夫先生。三人互不相让，都有一股志在必得的劲头。三十一万、三十二万……到三十二万八千时，那位金发碧眼的洋女人无奈地耸了耸肩退出了竞争，剩下的两位华人同胞仍然各不相让，竞相抬价，谁也不肯罢休。当那位台胞站起身来举起报价牌报出三十五万元高价时，哲夫几乎要被压垮了，他没有想到对手会如此强硬。一霎时，大厅里鸦雀无声，只听到主拍人在拖着长音喊着“一次……二次……”哲夫觉得大厅里又闷又热，喉咙紧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他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突然，就在那主拍人把木槌高高举起即将落下的时候，他看到了妻子为他换上的金色领带。这闪着金光的领带一下子给他增添了力量，终于抢在主拍人落槌之前又一次举起了报价牌。那位台胞颓然坐下了，主拍人以

三十五万二千元的价格为他敲响了木槌。大厅里一片掌声，而他的手却还紧紧地抓住那条金色的领带不放。

台风不知何时已经登陆，一阵紧似一阵的狂风暴雨吹打着门窗。夜深人静，人们大都入睡，哲夫和石洁这对相依为命几十年的老夫老妻却毫无倦意。他们小心翼翼地保险柜中取出一个做工精细、长宽各有尺许、不到两寸高的樟木方匣。打开匣盖，里面是一本式样陈旧的集邮册。这本被视为珍宝的集邮册与众不同，它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所收藏的只有一种邮票，全是同一图案、同一面值、同一版天蓝色的“二元倒”。这里有单张的，也有双张的，有四方连，也有不规则的多连张；有色彩清新、保存良好、完整如初的上品，也有缺齿少角、明显折痕，显然是经过患难的次品，甚至还有几枚出于能工巧匠精心伪造大可乱真的赝品。

哲夫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枚一枚地仔细看，每一页都有来历，每一枚都有故事。五十年风风雨雨沧海桑田，这些又轻又薄又小的邮票，早已变成了一部又厚又重又大的百科全书。人们从中可以读到善与恶，美与丑，苦痛与欢乐，金钱与爱情，暴发与破产，阴谋与陷阱。

在这台风登陆的风雨之夜，在香港太平山上的这幢小楼里，坐在妻子身边的哲夫，一面翻阅着这本世间绝无仅有的集邮册，一面跨越时空又想起了半个世纪以来的往事。

## 2. 1945·重庆

国父的头像怎么是倒着的？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集邮的已经记不确切了，是初小还是高小？是八岁还是九岁？反正从他第一次看到邮票的时候起，就喜欢上了这些花花绿绿的小纸片。

父亲在一家英国人办的洋行里当一名小职员，因为业务繁忙，往往把一些白天没有处理完的信函带回家，晚饭后再加班翻译回复。正在读小学的哲夫看到父亲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信封儿，信封儿上又有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邮票，觉得又好奇又好玩儿。他总是站在父亲的桌旁不走，眨着一对稚气的大眼睛贪婪地盯着那些邮票。为了打发孩子回屋睡觉别影响自己的工作，父亲不得不把几个用过的旧信封儿或是几张旧邮票送给他。这一招可真灵，哲夫只要拿到邮票就如获至宝，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邮票上的图案是火车、轮船、飞机，还是留着胡子的洋人头，他一律欢迎，总是小心翼翼地带回去，高高兴兴地回屋睡觉。一来二去似乎养成了习惯，要是哪天得不到父亲的赏赐，小哲夫就赖着不走，

在床上，一个一个地看，一封一封地查，每当发现自己尚未收藏的邮票时，那股高兴劲儿真是无法形容。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日又是个星期六，对于山城重庆来说，似乎与别的日子没有什么两样，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欢庆抗日战争胜利的热潮早已过去，各式各样的抗日英雄纷纷亮相，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大肆抢购飞机票，争先恐后地飞往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沦陷区，一群颇为时髦的接收大员应运而生。哲夫只是个初中学生，他的脑子里可没有那么多的国家大事，他所企盼渴望的无非是想得到一些新的邮票，如此而已。按照习惯，他先去洋行，推开门房的小门之后他愣住了。他所熟悉的老伯伯不见了，换了一位板着面孔似乎从来也不会微笑的中年人。碰巧这个下午父亲也不在洋行，莫说想拿到旧信封儿，连门都进不去，只好空手而归。他在失望之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邮局了。谁想到，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他兴冲冲赶到储奇门东川邮政局集邮组时，又同样遇到了一位从来也没有见过的女士，一张长长的马脸引人注目，白煞煞的脸上有两条显然是用廉价的眉笔画上去的细眉毛，在又扁又平的鼻子下边却有一张鲜红鲜红的大嘴。哲夫刚一打问购买邮票的事，马脸女士就很不耐烦地用手指了指墙上的告示，示意让他去看。告示上写得明白，因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许多邮票的面值已经无法正常使用，故决定从即日起改变售票方式，由邮政局集邮组将若干种零票及若干张整版的邮票搭配在一起，按卷出售，每卷定价：法币 500 元。

哲夫庆幸自己刚好有五百多元，可以买一卷邮票。回去还有钱乘车，总算没有白跑一趟。不过，那一卷里都是些什么呢？可不可以让自己挑选挑选呢？马脸女人回答得很干脆：“不行！”哲夫把手上的五百元法币捏得很紧很紧，他虽然不大情愿但仍然用最温柔的语气对马脸女人叫了好几声：“阿姨，阿姨……”可回答仍然

“小妹不捣乱，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头像就是给印颠倒了嘛！”

“是小妹把邮票看颠倒了把？正过来就是了。”

“头像一正过来，邮票上的字就又颠倒了。”

“是吗？让二哥看看。”

哲夫放下手里的帆船四方连，把小妹所说的那一版邮票拿起来仔细观看，不由得大吃一惊。

这一枚二元面值的邮票共五十枚，纵行五枚，横排十行。四周边框呈天蓝色，四角和中心图案部分为黑色。上边框的左右角分别有“贰”“圆”两个字，它们中间印有一个圆形的中华民国国徽图案——青天白日。下边框中间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六个楷体汉字。边框的两个腰上是阿拉伯数码“2.00”，中心图案是孙中山先生的免冠头像。由于边框和中心图案是套版印刷的，这一版错票显然是在套版时出了差错。

哲夫是在无意间用平价购到了一整版五十枚非常难得的错体票。他立即想到了有名的民国珍邮“宫门倒”。

民国初年邮政部门发行过一套十九枚普通邮票，其中面值以元为单位的图案是北京国子监二门的琉璃牌坊大成门。由于大成门气势宏伟，造型典雅，因此以它为中心图案的邮票俗称“宫门票”。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汉口邮局的一位姓余的先生在工作时偶然发现了一整版五十枚二元面值的宫门票上的宫门印颠倒了。余先生当即将邮票上交给邮局的邮务长。为表彰他的细心和责任心，上司撕给他两枚留作纪念，把余下的四十八枚当作废票转呈给北京邮政总局邮务长——英国人阿材登。然而，阿材登却没有按规定将这些错体票销毁，而是据为己有，高价出售，“宫门倒”即成为世所罕见的民国珍邮了。

手上的这张错体票与“宫门倒”几乎如出一辙，都是二元面值，都是一版五十枚，都是在套印时中心图案倒置，都是在无意间

### 3. 1945·重庆

用两本邮集换这一版邮票如何？

清晨，一辆又旧又破的长途汽车塞满了乘客，喘着粗气东摇西摆地在泥泞道路上行驶。从南温泉出发到嘉陵江畔的海棠溪渡口只不过十几公里的路程，却足足爬行了一个多小时。好不容易上了轮渡划子，却像是踏在了乌龟背上，只见它慢吞吞地在原地游动，不紧不慢地在江心漂浮，挣扎了好半天也不曾挪动地方，真不知几时几刻才能到达对岸，把哲夫急得真想跳入水中游过江去。

天近正午，哲夫才走进东川邮政局，迎接他的恰恰又是那位马脸女士。

“阿姨，昨天下午我在您这儿买了一卷邮票……”

“怎么了？”

“不怎么，只不过其中有一版邮票上的图像是颠倒的。”

“哼，原来是找后账来了。”马脸女士冷笑了一声：“我是卖邮票的，不是印邮票的，图像颠倒不颠倒跟我没关系。”

“阿姨，我不找后账，只不过想问问……”

“问什么？告诉你，从这儿卖出去的东西从来就不退不换，这是规矩。”

“我不是要退要换……”

“那你来干什么！”

看来与马脸女士已经无法再谈下去了。见有人来买邮票，哲夫趁机离开了东川邮政局。他记得在近望龙门附近有一家门面不大的邮友邮票社，他曾经在那里买过邮票，当即就拐向了近望龙门。

这家老板果然和气，胖胖的圆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他像是接待成年人一样地接待这位小客人，请他落座并给他倒了一杯热茶。当哲夫讲述购买邮票和发现这一版错体票的经过时，老板非常认真、细心地在一旁静听，一句也不插言，从不打断哲夫的话。

“就这些吗？”

“就这些。”

“好，小同学，咱们先认识一下吧！我叫袁俊人，是这里的老板，也是山城集邮协会的秘书。你呢？”

“我叫郑哲夫，立人中学初二一班的学生。”

“哲夫同学，你所说的那版错体票一定带来了吧，让我看看可以吗？”

“我没有带来，不过……我带来一枚与那版错体票完全相同的普通邮票，您看。”哲夫人小心不小，他对此早有准备，一边回答一边把准备好的邮票递了过去。

对哲夫的回答袁先生多少感到有些意外。不过，他只是愣了一小会儿，很快就把精神专注在邮票上了。

“这是纽约版的二元票，是民国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发行的，全套十六枚，这种邮票印刷量很大，还没有发现过错体票。如果你所购到的那版真的是把中心图像印倒了的话，还是很有价值的。”

不过……我要看到实物才能肯定。”

这位袁先生不仅和蔼可亲而且邮识渊博值得信赖。哲夫庆幸自己遇上了好人，后悔自己太多疑了，没有把“二元倒”的邮票带来。

“我把邮票放在家里了。”

“你家住在哪儿？告诉我好吗？也许我能帮助你。”

“我家住在南温泉。”哲夫很高兴，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袁先生。“郑哲夫同学，你先回去。今天下午我就去你家。”

“袁叔叔，您太好了，我一定在家等您。再见！”

“等一等。”哲夫已经走到门口了，袁先生又追了出来，“这件事你没有告诉过别人吧？”

“没有。”

“那就好，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还小，要小心上当受骗。”

“袁叔叔，您……您真好！”哲夫恭恭敬敬地给袁先生鞠了一个躬，满意地离开了邮友邮票社。

跟邮票打了二十年的交道，当了整整十年的邮票社老板，看过和摸过的邮票又何止千万，可眼前这一版五十枚“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实在太令人惊叹也实在太诱人了。这张薄薄的蓝色纸片像是什么呢？像蓝天？像大海？像丝绸？不！它像是一座用五十颗蓝宝石镶嵌而成的宫殿，晶莹剔透，小巧玲珑，精美绝伦，价值连城。这些蓝色的宝石闪闪发光，千变万化，它们中的每一颗都能变成房子、汽车、钞票和女人。有了它就有了财富，就有了享受，就有了幸福和明天。想到这些，袁俊人闭上了双眼，他要平静一下激动的心情，要冷静一下发热的头脑，要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要紧紧抓住上帝赐予的极为难得的机会，争取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收获。



夫说着就势站了起来，摆出了一副送客的架子。

袁先生早有准备，他从容不迫地把钞票收了起来，打开了随身携带的一个公文包，从中取出来两本精装的集邮册。

“哲夫同学，让我们交换好不好？我这里有全套的大龙、小龙，还有红印花……”

一听说有大龙、小龙还有红印花，哲夫立即来了精神。他不顾大哥对他的种种暗示，迫不急待地翻开了集邮册。很早就听人说过这些名贵的邮票，却始终没有看到过，更不曾想过有人愿意用这些邮票与他交换。唉呀！太棒了，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仅大龙票就有薄纸、厚纸、阔边、窄边、棉纸翻印、海关云龙等等好多种，至于小龙、万寿、红印花更是美不胜收。打开另一册则全是外国邮票，什么北极探险、苏联建筑、德国兴登堡的头像等等等等，大多是从来也没有见过的，真让人眼花缭乱，爱不释手。哲夫似乎忘了客人的存在，当他还想再仔细看看那些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发行的几套纪念邮票时，久经世故的袁先生却笑嘻嘻地把邮集收了回去。

“怎么样？我用这两大册邮集换你这一版邮票如何？”

“您把‘二元倒’都换走了，我不就没有了吗？”

袁先生想了想，然后非常大度地说：“你讲的有道理，我可以给你留下十枚，只要四十枚，这回可以成交了吧？”

学夫知道该出面了，不然的话，弟弟很可能把持不住。

“袁先生，您这两个本子里的邮票的确不错，有几张还是挺有名的。不过……我们在别处也能换到也能买到。反过来说，您要是想得到‘纽约版二元中心倒印’，恐怕就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袁俊人微微一笑：“交换嘛，当然要双方都乐意才行，谁也不能勉强谁。‘二元倒’是个新发现的错体票，值得收藏。不过……这两本邮集可是我袁某人半生的心血，我因为是真心实意跟你们交换才不得已把它们带来。如果你们实在不愿意换或者换给我的